



北大忆旧

张中行 著

远方出版社

北 大 忆 旧

张中行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忆旧(当代校园文学精选)/赵树丽主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23-123-8

I. 北... II. 赵...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978 号

北 大 忆 旧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723-123-8/I · 32

定价: 29.80 元

目 录

北大忆旧	张中行 (1)
“七七级”佚事	陈超 (8)
阿毛逸事	王惠民 (21)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甘世佳 (28)
我美丽的大学	容百川 (34)
幼 儿 园	周晓枫 (143) (44)
老师窗内的灯光	韩少华 (68)
大学时代	卢隐 (75)
信念的力量	鲁先圣 (89)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92)
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郭敬明 (99)
十六号同学	佚名 (103)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徐訏 (110)
总是难忘	苏叶 (115)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130)
私塾师	陆蠡 (143)
愧疚	丁宁 (153)

我的早年生活	〔英〕 温斯顿·丘吉尔 (158)
失落的音乐	方杞 (162)
读书与生活	李霁野 (167)
赤橙黄绿青蓝紫	索狄 (175)
以母亲的名义	张藜 (178)
好孩子	呼胜利 (186)
打口古都	李傻傻 (190)
穿着露脐装去上课	万燕 (203)
我们边走边说吧	习习 (212)
情到深处	田晓菲 (221)
老师，你把我的名字叫错了	叶兴建 (226)
枫叶红的时候.....	朱小敏 (233)
瞳孔里有湾清清的湖	文清丽 (238)
十七岁的冬天，冰雪融化	晏宁 (242)
我从清华走过	天蓝 (249)
初为人师	陈粤秀 (253)
燕园的黄昏	吴泰昌 (259)



点滴一谈的是红墙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墙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

北大忆旧 | 张中行

—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

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坐，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

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座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

记得是1947年或1948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

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

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从来没有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北大。”

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

及格。按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仍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格了，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三

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6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了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嗇，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大家就处之泰然。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按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考，他来了，发下考卷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

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校为此刻一个木面，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赏析：

这篇文章围绕“散漫”“严正”“容忍”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生活化的北大。它的散漫是因为自由的学术氛围，它的严正是因学术研究的求真空气，它的容忍是因它对学有专长的人的包容。文章以“我”的所见和一些趣闻为素材，将自己的切身感受熔铸其中，读起来倍感亲切活泼，一改高等学府给人的神秘、严谨感。





关于我们“七七级”发生的趣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先说这么点儿，我想，在它们的细部纹理中，或许会有一些特定时代的韵味？

“七七级”佚事 | 陈 超

小 引

在中国，“七七级”是一个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1977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入大学的学生。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比如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聊天，当对方说自己是“七七级的”，我的心立马觉得“亲”。似乎全国“七七级”的都是一伙的。前些年出门开会，“七七级”的教授、批评家能从对方身上“闻”出同类的气味。当对方问你“是七七级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刚想问你呢。”

七七级是什么？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

的老童生？是“囊萤”、们“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小于连？是后几届眼中的土鳖？……

我是七七级的学生。虽然入学时只有 20 岁，在年级中属于最小的那拨儿，可我已有两年农民生活，两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学，除四五位应届高中生“小孩”外，有刚从蔓菁地里蹿出来的知青，有刚从海河工地卸了土车的农民；有的是从铸锻车间逃出，指纹里刺着几年也洗不掉的铸砂，有的却是从煤窑里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儿都是黑的；还有寒酸潦倒却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还有犹豫着“我上大学是否亏了”的国家干部；有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也有部队的营级“首长”……全国的“七七级”都是这样，来自五行八作，且年龄相差极大，最大的已过 30，最小的才 17。我班老鄢的儿子与他一块儿报到，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一次，17 岁的小高向老鄢告状，因为他遇到小鄢让喊叔叔，这孩子却说“操你妈。”

我所在的 H 大学“七七级”有许多趣事，上了点儿年纪的我有些记不清了。趁《美文》约稿的机会，我赶紧把记得的零碎佚事写出来。我是笔随着回忆走，没有章法，不按时序，抡哪儿算哪儿。

“阶级斗争”

入学不久，年级里就展开了“阶级斗争”。七八个“高干子弟”（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的子女）扎成一堆儿，彼此欣赏，加上一帮没出息的跟帮，意欲控制年级的“领导权”。其实所谓的“领导权”，大者就是进系学生党团支部、校团委、学生会，小者就是当个班干部。这帮家伙，可能是从他们老爹那儿知道“没权的苦，有权的甜”，将这等袖珍权力当真事了。

一天，老栗找我说是要“开个会”。我赶到“会场”——操场后的一片核桃林里——见已有十几个同学在愤怒地唧咕。用不着细想，我就知道这是“另一堆儿”人，知识分子子弟。老栗说：“现在年级的形势特别压抑，高干子弟歧视大家，年级的事他们说了算。发展党员考虑他们内部的人。现在不斗争，到时候吃亏就晚了。”

我说，让那帮孙子闹去，有什么大权力可图呀。老栗说：“幼稚！不觉悟！看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吗？它说的是革命胜利后出现的特权阶层……”经过老栗上升到理论的劝说，大家心明眼亮，纷纷附议，说今后要相互帮衬着点，并“团结工友和农友”子弟。可我还是认为，这玩笑也太乏味了。

此后，年级里矛盾尖锐化，打破了“新阶级”控制的铁

幕。但最终矛盾又消失了，因为“新阶级”对造反“领袖”采取了拉拢策略：让老栗入了党。教老栗打桥牌，给老栗好烟抽，讨论学术问题、郊游、看电影都拉上他。

老栗成了“叛徒”，我们就直呼他老甫（甫志高）。但他面无愧色。“小赤佬”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彻底性。”

我的觉悟来得慢好几拍。年级里的矛盾消失很久后，有次与某高干的儿子聊天，为什么事争得急了，他说：“你们这样阶层的人玩命干活，就是让我们享乐的。”我说，“玩你妈蛋去吧！”

我的阶级觉悟就是在那一瞬间“升华”的。

枕砖头睡觉的人

我们班有个来自“革命老区”的同学小张，作风简朴，学习刻苦，积极要求进步，不管该不该他，天天做值日，并经常找年级党支部委员“汇报思想”。他有一绝——睡觉枕的是裹着布的砖头。这是什么功？为什么练这功？他从不对我们说。

这事惊动了学校。宣传部让校学生会去调查。某日，全体学生正在食堂吃午饭，校广播台播出了一篇专稿《来自革命老区的大学生》。文章介绍，小张说他之所以睡觉枕砖头，是为了提醒自己来自革命老区，不忘父老乡亲过着艰苦的生

活，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意思；并且要牢记，自己毕业后还要回到偏僻的家。

小张成了学校里的名人，走路老有人指指点点：“瞧，这就是枕板儿砖的哥们儿。”还有的系团支部组织活动，到小张宿舍“参观板儿砖”。小张被推为“校级三好生”。

小盛是个淘气的家伙。有一夜他拉肚子起得勤，发现小张枕的不是砖头，而是偷换了衣服包。“枕头事件”败露后，小张成为大伙解闷的对象。他也由此获得解放，枕上了真正的枕头。

与这个愚蠢的例子类似，还有个恶俗的例子。某女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却喜欢模仿城市某些酸文假醋的女生，吃饭时剥馒头皮，“我最烦吃这个。”又是小盛发现，她等同餐桌的人走了，才将馒头皮吃下。

“活学活用” 萨特

那时，存在主义者萨特是许多大学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成为你自己”之类，着实迷倒了一代人。

小贺是个白净文弱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伙子，一米八四的个子像“沙篱”，却胆小怕事。他迷上了老萨特，并极力向我推荐。

一次夏日正午，我和他同去游泳。因为泳姿笨拙，他被